

学林

← (上接3版)

无干。如此引咎自责,在梁启超实为减轻内心痛苦的一种方式。

呜呼哀哉!

君之疾举世医者知其不瘳,胡乃深自讳匿而驱爱子远游?

吾悔不强拂君意使之少留;致彼终日泣血欲瞑而未由。

去年正月,去年五月,去年七月乃至八月,刹那刹那千痛万惨永印我心头。

《悼启》述李夫人患病经过:“夫人体气至强,一生无病。民国四年冬,忽患乳癌。乳癌,诸病中最酷毒者,全世界医家迄今未得其病因及救治法,惟恃割治;割必复发,发至不能割,则束手焉。夫人自得病以来,割既两度,今春再发,蔓及项肋之际,与血管相接,割无所施,沉绵半年,卒以不起。”

又言:“儿子思成思永卒業清华学校,属当适美留学,恋恋不欲行。夫人虑其失学,挥之使去,曰:‘吾病无害,能待汝曹归也。’呜呼!孰谓竟与其爱子长别耶?”梁思成与梁思永先后于1923、1924年夏从清华学校毕业。先是思成与林徽音于1924年6月赴美留学,思永随后也前往,以致李夫人去世时,兄弟二人均不在身边。

梁启超于告墓文中所记“正月”、“八月”,乃是李端蕙病情复发与过世的惨痛时间节点。在夫人逝去当年12月写作的《痛苦中的小顽意儿》里,梁启超如此诉说其“生人道尽”的哀伤:“我的夫人从灯节起,卧病半年,到中秋日,奄然化去。他的病极人间未有之苦痛,自初发时,医生便已宣告不治,半年以来,耳所触的

只有病人的呻吟,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。”至于“五月”与“七月”,则对应着思成、思永与母亲的生离死别,那同样是一种惨痛的人生际遇。当然,这里所说的均为夏历。

呜呼!

我知君之诸子实君第二生命。

我今语君以彼辈,君其聆听:

顺自侍君疾以迄执君丧,几劳毁以灭性;

君与我固常忧其病;

今幸无恙,随孀孀孙,徜徉大陆,起居殊胜。

阿庄君所最系恋;今从厥姊,学而能竟。

成永长矣,率君之教,无失其恒性。

一月以前,同气四人,天涯合并,

相持一恸,相看一笑,不知有多少悲愉交迸!

君倘曾一临存,当那边夜深人静?

忠达懿宁,正匍伏墓前展敬;

君试一照摩省视,看曾否比去年淑令!

小子礼在怀,君恨不一见而瞑;

今已牙牙学唤母,牙牙学唤母,君胡弗应?

作为母亲,李夫人当然最关心、爱护子女,梁启超于是逐一向其汇报各人现状。为照顾母亲,思顺1924年4月已返国。据梁启超8月12日与友人书,此时其已决议招思成回来,“因此病太酷,左右不能离人,思顺携幼三人(诸孙因换水土,常生病),两地牵萦,所处境非人所能堪(现已有病),窃计此后须十日或半月一换班方可(退班时要出天津),思永既行,小妾(按:指王桂荃)又临月,现在已狼狈万分,望思成归如望岁”(《与寒念益书》)。李夫人病故后,因丈夫

周国贤于1925年1月调任驻加拿大总领事,4月间,思顺即携带思庄及子女远赴渥太华。思庄随后也遵照父亲的愿望,就便在加拿大读书。8月,思成与思永亦自美国到渥太华,与思顺、思庄团聚。

而葬礼之日,思忠、思达、思懿、思宁则随同梁启超,在墓前致祭。王夫人所产幼子思礼,出生于1924年8月24日,其时李夫人已病危,20天后即长逝,故尚未及一见新生儿。

《悼启》亦述及李夫人对子女的言传身教:“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,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。训儿女以义方,不为姑息。”对子女品格的养成有深刻的影响。

呜呼哀哉!

君之去我,弹指经年。

无情凉月,十三回圆。

月令,月令,为谁圆?

中秋之月令,照人弃捐!

呜呼!中秋月令,今生今世与汝长弃捐——

年年此夜,碧海青天。

李夫人1924年中秋病歿,因1925年农历闰四月,故再到中秋日,计年虽是一岁,夏历却过去了十三个月。

呜呼哀哉!

有怀不极,急景相催。

寒柯辞叶,斜径封苔;

龙蛇素旆,胡蝶纸灰;

残阳欲没,灵风动哀;

百年此别,送君夜台。

尘与影兮不可见,羌蜷局兮余马怀——

五里一反顾,十里一徘徊。

此节所写全然一派深秋日暮景色。实则,李夫人的葬礼“上午七点半钟起,至十二点钟止”。下午三点,梁启超已回到清华园。其感慨的是:“现在虽饥寒未忘,思宁、思礼们已嬉笑杂作了。唐人诗云:‘纸

灰飞作白蝴蝶,血泪染成红杜鹃。日落狐狸眠冢上,夜归儿女笑灯前。’真能写出我此时实感。”(10月3日信)所引诗句乃出自南宋诗人高翥的《清明》。

最后两行除汲取了屈原《离骚》中“仆夫悲余马怀兮,蜷局顾而不行”之语,以表恋恋不舍之情,更套用了汉乐府《艳歌何尝行》中句。该诗“前四解写雌鹤中途抱病,与雄鹤生离”,作:“飞来双白鹤,乃从西北来。十五五,罗列成行。一解妻卒被病,行不能相随。五里一反顾,六里一徘徊。二解吾欲衔汝去,口噤不能开。吾欲负汝去,毛羽何摧颓。三解乐哉新相知,忧来生别离。踌躇顾群侣,泪下不自知。四解”(《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》,530页,北京:中华书局1978年版)正可比况梁启超当时情形。

一解妻卒被病,行不能相随。五里一反顾,六里一徘徊。二解吾欲衔汝去,口噤不能开。吾欲负汝去,毛羽何摧颓。三解乐哉新相知,忧来生别离。踌躇顾群侣,泪下不自知。四解”(《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》,530页,北京:中华书局1978年版)正可比况梁启超当时情形。

呜呼!

人生今若交芦,因缘散兮何有?

情之核兮不灭,与天地兮长久。

碧云兮自飞,玉泉兮常溜。

卧佛兮一卧千年,梦里欠伸兮微笑。

郁郁兮佳城,融融兮隧道,我虚兮其左,君宅兮其右。

海枯兮石烂,天荒兮地老,君须我兮山之阿!行将与君兮于此长相守。

“交芦”一词典出《楞严经》,佛告阿难:“由尘发知,因根有相,相、见无性,同于交芦。”圆瑛法师解曰:“此芦异于常芦,生必二茎交并而立,二根盘结而连,单则扑地,不能自立,外实中虚。此喻有三义存焉:一喻相依,各无自立之性;二喻同源,本是一体不分;三喻根、尘、空、有,二者俱非。”(《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》)告墓文引《楞严经》,则与李夫人病逝前忽然信佛有关。虽然人世因缘为空,但梁启超仍然相信爱情不灭,与天地共存。

以下叙述墓地周边环境,附近有碧云寺、玉泉山与卧佛寺。再讲到墓穴(佳城)的格局,梁启超给思顺等人信中曾详述:

扩内双冢,你妈妈居右,我居左。双冢中间隔以一墙,墙厚二尺余,即由所谓新灰炼石者制成。墙上通一窗,丁方尺许。今日下葬后,便用浮砖将窗堵塞。二叔(按:即主持墓园修建工程的梁启超二弟梁启勋)说到将来我也到了,便将那窗的砖打开,只用红绸蒙在窗上。……第二次葬时,旧冢一切不劳惊动,这是再好不过了。(10月3日信)

如此布置,方合“生则同衾,死

则同穴”之意。而此处的“长相守”,亦应和前文的“长弃捐”,预示着夫妇从分离到复合的回归。

呜呼哀哉!

尚饗!

此为呼应开篇那段享祭文字的程式化用语。全篇至此结束。

三个文本对勘所见

手卷本的价值,除以上所言在李夫人墓前宣读过、并为子女们持有的唯一定稿原迹,还包含了其他难得的信息。特别是与两个发表本对勘,让我们可以更多探知此文的斟酌修改过程。

原本没有标题的祭文,公开发表时,均以《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》名篇。不过,两个底本给出的时间有先后。《清华文艺》刊稿题署的写作时间与地点为:“十四,九,二十九,作于清华北院二号赁庐(按:“庐”通“庐”)。”参考前文,可知此时告墓文尚在“吟哦改削”阶段。《晨报星期画报》则是9月30日以后才“将稿钞去”,因此确定是根据定本誊录,这从文末保留了“任公记”所有的题款文字可知。

以两份刊本与手卷对照,确实存在着若干出入。就标点而言,第一段,三本无一相同,而《清华文艺》本更接近手卷:在“八月既望”后加了逗号;“东原”后用了句号,而非逗号;其他与手卷同。《晨报星期画报》的标点却相当繁复,照录于下:

惟民国十有四年,岁在乙丑,夏历八月既望,螺夫启超,率哀子思顺,思成,思永,思忠,思庄,思达,思懿,思宁,思礼,奉先室李夫人灵柩,永安于京西香山卧佛寺之东原,实夫人周忌之后一日也。既克葬,乃以特牲清酒庶羞果蔬,享于墓门而告之曰:

这些标点的大量增加,也可能出于梁启超日后的增补。但由此已反衬出,即便在祭文的韵语主体挪用了“胡适之体”的新式符号,任公先生于9月30日书写定本之际,却仍然没有意识到,开篇这段散文也应援例处理。可见诗、文的分野以及区别对待,在梁启超那里本是天然存在,跨越文类的边界实属有意的作为。

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标点,一是破折号的多次使用。《清华文艺》本有四处,分别为



《清华文艺》在“诗歌”栏刊登了《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》(图为局部)。